

Glottogram 在地理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以撒拉语为例

舍秀存^{1,2}

(1.青海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2.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要:Glottogram 是地理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一种微观的研究方法。本文运用 Glottogram 的研究方法,分析讨论青海省循化县街子乡撒拉语的内部变化。街子乡撒拉语呈现出明显的新老派差异,新派吸收的汉语成分逐步向老派扩散。Glottogram 图表可以清楚地呈现语言渐变趋势。

关键词:Glottogram;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撒拉语

中图分类号:H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13)01—0096—06

1.引言

1.1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也叫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该学科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现象历时变化的过程(曹志耘,2002)。近年来,国内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地理语言学论著,如《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2003,石如杰、岩田礼译)、《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和实践》(项梦冰、曹晖编著,2005)、《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编,2008)等。

1.2 Glottogram 是一种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工具。这种研究方法起源于日本。Glottogram 一词是由“glotto”和“gram”这两个词所组成。Glotto 是指关于语言上的,gram 则是指关于图表。另据日本学者岩田礼先生的说法:“Glottogram”这个名称的命名来源于日本地理语言学开创者贺登崧先生(W.A.Grootaers)的名字。

Glottogram 研究方法要求有两点:第一,所调查点在地理上必须呈线性连续分布。一般选择铁路、道路、河川沿线聚集的方言。第二,对不同年龄段的调查。一般每个点选择4—5人调查。覆盖老、中、青、少等不同的年龄层,也即呈现每一个点的新老派差异。李仲民(2011)指出:“Glottogram 研究方法

的意义在于可以清晰地观察出方言分布的连续性,证明方言变异是以渐进的方式改变的,方言与方言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渐层变异’”。Glottogram 研究方法所呈现的图表是一种二维图表,类似于数学中的坐标轴,X轴代表调查点,Y代表年龄层。总之,Glottogram 是地理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一种微观的研究方法。如:日本真田信治(1984)绘制的富山利贺川流域的 Glottogram 图(图1-1)。日语“汗”的 se 音,古音为[se],过渡形式为[s̥],现今形式为[se]。我们可以观察到[se]和[s̥]这两个念法,新形式[se]在地理上是由下游往上游扩散,在年龄层上则是由青年向老年层扩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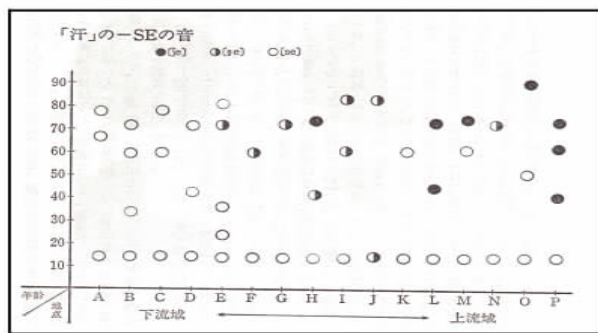


图 1-1 富山利贺川流域的 Glottogram 图

2. Glottogram 在撒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中的应用

收稿日期:2012-10-18

作者简介:舍秀存(1979—),女(回族),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与语言应用。

2.1 撒拉族自称“撒拉尔”。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撒拉族源于中亚的撒鲁尔部落,于 13 世纪左右辗转迁徙到我国青海、甘肃等地定居。牟一之(2004)认为撒拉尔人定居到青海循化已经有 700 多年的历史。撒拉族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及其毗邻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青海西宁市和新疆伊宁县也有少量的撒拉族聚居。撒拉族总人口约有 10 万人,目前使用撒拉语的大约有 7 万人。

撒拉语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属于黏着语类型。学界普遍认为,撒拉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乌古斯语组,其亲属语言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土库曼语等。撒拉语吸收糅合了汉、藏、阿拉伯、波斯、蒙古等语言成分,经过长期地发展演变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突厥民族的语言特点。青海循化撒拉语处于汉藏语系的包围之中,撒拉语与当地的汉语方言、藏语等语言的接触磨合中,语言系统发生了变异,已经开始出现了新老语言差异,语言转用和语言替换等现象。目前撒拉族人基本都会说汉语,有些地方的撒拉族人已经将汉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使用。据笔者调查,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有 7 个撒拉族聚居村,撒拉族人口约 6000 多人。这里的撒拉族人在日常的交流中已经不再使用撒拉语,转用当地的汉语方言。在

循化县部分地区的撒拉语也已经断了代。循化县城积石镇的草滩坝村的撒拉族由于和回族杂居,这里的撒拉族人日常交流也多用汉语。很多撒拉族儿童已经不会说撒拉语。因此对撒拉语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2.2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分布在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撒拉语。循化县位于青海省的东部,东西长 68 千米,南北宽 57 千米,总面积 2100 平方千米。撒拉族人口约为 7 万人。循化县撒拉语主要分布于街子乡、查汗都斯乡、积石镇、清水乡、白庄乡、孟达乡。经过对循化县及其毗邻的化隆县甘都镇 79 个点的调查分析后发现,循化县撒拉语内部比较一致,根据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一些差异,可分为街子片和孟达片。街子片包括查汗都斯、积石镇、清水、白庄。孟达片包括孟达乡的大庄村、旱坪村、索同村、木场村和塔沙坡村。由于特殊的地理地形和人文因素,街子片内部又可分为街子小片(积石镇、查汗都斯乡、化隆甘都镇)、清水小片、白庄小片。孟达片内部又可分为大庄小片(大庄、旱坪、索同)和塔沙坡小片(塔沙坡、木场)。图 2-1 为循化县撒拉语分布图,撒拉族主要是沿黄河和公路分布。从整个地图来看,东部孟达乡地区只有零星的撒拉族村落分布,中西部的白庄乡、街子乡、查汗都斯乡撒拉族村落沿公路集中分布,密度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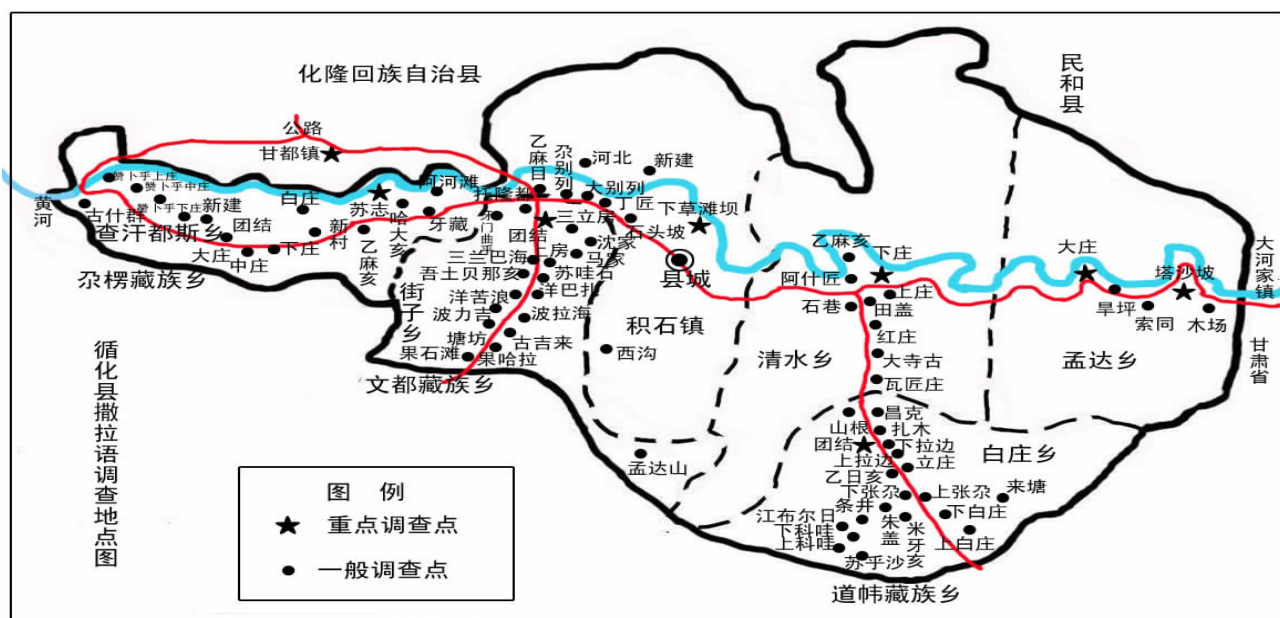


图 2-1 循化县撒拉语分布图

2.3 从图 2-1 可以看到,撒拉语主要是沿公路分布,查汗都斯乡、街子乡、清水乡、白庄乡、孟达乡五个乡的村庄均分布于公路沿线。其中街子乡、查汗都斯乡、清水乡都适合运用 Glottogram 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撒拉语内部的差异。由于 Glottogram 的研

究方法是一种微观的调查方法,需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因此,本文仅选择街子乡作为调查点。街子乡公路沿线共有 16 个撒拉族村。我们将这 16 个撒拉族村均作为调查点。如图 2-2。



图 2-2 街子乡撒拉语分布图

街子乡是撒拉族的发祥地,位于循化县东部,全乡总面积 80.94 平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的 3.85%。西接杂楞藏族乡和查汗都斯乡,南连文都藏族乡,东北与积石镇为邻。循(循化)同(同仁)公路纵贯其境。人口约有 2 万人。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街子乡撒拉族聚居比较集中,人们日常交流多用撒拉语,因此撒拉语保存得比较完好,很多学者都以街子乡的撒拉语作为主要的调查研究对象。

街子乡音系主要发音人:韩占祥,男,1942 年生,街子乡团结村人,中专文化,街子乡老户撒拉族,会说汉语。2012 年 1 月调查,2012 年 3 月核对。

(1) 元音

舌位 唇状	前元音		央元音	后元音	
	高	低	中	高	低
展唇元音	i	e	ə		ɑ
圆唇元音	y	ø		u	o

基本元音(10 个),包括舌尖元音[ɿ]、[ʮ]。

基本元音例词

- ɿ sɿtər 两 | sɿtɕaɣ 木桶
 ʮ kʰuʮ 斗 | oʮʮ 贼
 ɑ ɑɣ 白色 | taʮ 山
 ə ɑsləɣ 粮食 | qəʮʮ 红色
 e esili 后年 | etʰ 做
 i iɕki 二 | jiɣ 收集
 o oʃ 束 | kol 湖
 u un 声音 | puʮu 鹿
 ø øɕ 搓 | tɔʮi 碌碡
 y jyz 脸 | tyz 膝

说明:

①舌尖元音[ɿ]只与擦音 s、z 相拼;[ʮ]与辅音 tʃ、tʃʰ、ʃ、ʒ 相拼。

②元音[o]与 q、ɣ 相拼时实际音值更接近舌面后次低圆唇元音[ɔ]。

③元音[e]的实际音值更接近于[ɛ]。

④元音[ø]的音值不稳定,中青年人已经读作舌面后半高圆唇元音[o]。

带擦元音(8 个)(带擦元音下加“_”来表示)

舌位 唇状	前元音		央元音	后元音	
	高	低	中	高	低
展唇元音	i	e	ə		ɑ
圆唇元音	y	ø		u	o

带擦元音例词(9 个)

- a_ atʰ 马 | satʰ 卖
 ə_ atʰəɣ 熊 | jialətʰ 遗失
 e_ etʰ 肉 | nametʰ 食物
 i_ jiɣitʰ 青年 | pʰitʰ 虱子
 o_ soɣ 冷 | kʰopʰ 多
 u_ qutʰ 蛆、虫 | umutʰ 希望
 ø_ øtʰ 胆
 y_ tɕyp 棵 | jyʮtʰ 房屋
 ɿ_ asɿtʰ 田 | sɿtʰ 岭

说明:单元音后加“h”表示带擦元音,如“aʰ”。这种带擦元音有如下特点,气流较强;元音后附有短促的擦音成分;元音清化;喉部有摩擦且有紧张感;发音时长稍长。关于带擦元音将另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复合元音(6 个)

- ia aɣiaɣ 脚 | jiaʃ 菜
 ie jiel 风 | jier 地
 io jiol 路 | jiorʮan 被子
 iu tiuʮu 小米 | jiumuʃ 水果
 ue kʰuetɕi 会计
 ye ɕye ʃəŋ 学生 | kʰə ɕye 科学

说明:ia、ie、io、iu 既可以出现在撒拉语固有词中,也可以出现在借词中,ue、ye 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

(2) 辅音(30 个)

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双唇	齿唇	舌尖	舌尖后	舌面前	舌面中	舌根	小舌	喉
清塞音	不送气	p		t				k	q	
	送气	pʰ		tʰ				kʰ	qʰ	
清塞擦音	不送气			tʃ	tɕ					
	送气			tʃʰ	tɕʰ					
鼻音		m		n				ŋ		
边音				l						
颤音				r						
擦音	清		f	s	ʃ	ɕ		x	χ	h
	浊			z				ʁ	ʁ	
无擦通音及半元音				ʋ			j			

辅音例词

p paliχ 鱼 | petçin 猴子
 p^h p^hultər 去年 | p^hit 虱子
 m muz 阴 | patam 杏核
 f fur 吹 | arfa 青稞
 v vaχ 时候 | tove 骆驼
 t tɔji 打 | tal 树
 t^h t^hoχ 鸡 | t^hus 肥料
 n naŋ 什么 | ona 同意
 l jilien 蛇 | pal 蜂蜜
 r er 早晨 | oraχ 镰刀
 s saç 头发 | asɬt^h 田
 z ozen 河 | qəz 女儿
 tʂ kotʂo 桌子 | tʂuma 星期五
 tʂ^h tʂ^hoçia 抽屉 | tʂ^hɬtʂ^he 汽车
 ʂ jiaʂ 菜 | aʂləχ 粮食
 ɬ tɕiaɬ 宰 | siɬu 碟子
 tɕ itɕin 场 | artɕi 后来
 tɕ^h tɕ^hiamtɕia 袍罩 | tɕ^hytən 烟
 ɕ ɕiapəχ 扁 | χaɕɕχ 木瓢
 j ji 吃 | jili 先前
 k kitɕi 小 | koz 眼睛
 k^h k^hiχ 黄羊 | k^hurliux 眉毛
 ŋ oŋŋa 窝 | eŋkix 困难
 x k^hux 麸皮 | xeme 全部

ɣ pirɣe 跳蚤 | tiɣ 陡峭
 q qonəχ 谷子 | qamuʂ 竹子
 q^h q^həç 冬 | 呕吐 q^hus
 χ χos 核桃 | oχen 绳子
 ʁ okɬ 贼 | paɣa 青蛙
 h heli 钱 | halam 禁忌

说明:

①tʂ、tʂ^h 只出现在汉语借词中。ʂ 既可以在汉语借词里,也可以在本族语词中。

②舌尖颤音的实际读音接近于擦音 ɬ。

2.4 语言变异与年龄的关系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有关年龄差异的研究很多,著名的有 Labov 对马萨葡萄园中元音央化的研究, Wolfram 对底特律黑人青少年使用双重否定形式的调查。陈松岑(1999)指出:“老年语言变体通常保留了一些过时的语言特征;而青年语言变体,往往是对新起的语言变化反应最快、最多的一种变体。”街子乡撒拉语的内部差异主要体现在新老派的差异。本文运用 Glottogram 的研究方法,选择街子乡公路沿线的村庄作为调查点,对撒拉族进行语言变异的研究。每个调查点分别选择少、青、中、老四个年龄段来进行调查,选择“面条”、人称代词“你”、“炕”三个词的读音,运用 Glottogram 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街子乡撒拉语的内部差异。

表 2-1 街子乡撒拉语 Glottogram——“面条”▲[aʂ];●[aɕ]~[aʂ];○[aɕ]

	团结	三立方	上房	三兰巴海	马家	沈家	苏哇什	吾土贝那亥	洋巴扎	洋苦浪	波立吉	塘坊	波拉海	古吉来	果哈拉	果什滩
1930 老	●	●	●	●	○	○	○	○	○	○	○	○	○	○	○	○
1950 中	●	●	●	●	●	●	●	●	●	●	●	●	○	○	○	○
1970 青	▲	▲	▲	▲	●	●	●	●	●	●	●	●	●	●	●	●
1990 少	▲	▲	▲	▲	▲	▲	▲	▲	▲	▲	▲	▲	▲	●	●	●

如表 2-1 所示,撒拉语中面条这个词的读法有两种[aʂ]和[aɕ]。少年层,大部分已经接受了[aʂ],青年层和中年层大部分还处于 [aɕ]~[aʂ] 的自由变读中。但团结、三立方、上房、三兰巴海这些点的青年层已经接受了[aʂ]的读法。波拉海、古吉来、果哈拉、果什滩的中年层仍读[aɕ]。除了团结、三立方、上房、三兰巴海外,其余村的老年层依均读[aɕ]。

团结、三立方、上房、三兰巴海在地理位置上都处于街子集镇,与外界交流比较容易。所以受汉语影响比较深,接受了汉语的卷舌音“tʂ、tʂ^h、ʂ”。如街子乡撒拉语中的汉语借词:tʂ^hɬtʂ^he 汽车 | tʂəŋtʂ^he 政策 | tʂ^haŋ 床 | ʂaŋ 伞 | tʂolu 箴篱 | xa ʂəŋ 花生 | me ʂe 灰色 | ʂat^h aŋ 砂糖,汉语借词中的卷舌音

逐渐影响到了民族固有词。如撒拉语固有词:jiaʂ 菜 | aʂləχ 粮食 | uʂ 三。由此看来,撒拉语中的卷舌音是受汉语的影响而产生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与循化县其他的点的撒拉语进行比较。如:“花椒”这个词在清水乡、白庄乡、孟达乡的撒拉语中词尾大部分是舌面音[ɕ],而街子乡撒拉语已经吸收了卷舌音[ʂ]的读音。各点的例词对比如下:

	街子	清水	白庄	孟达
三	uʂ	uʂ	uʂ~uɕ	uʂ
蔬菜	jiaʂ	jiaɕ	jiaɕ	jiaɕ
母鸡	anaʂ	anaɕ	anaɕ	anaɕ
花椒	muʂ	muʂ	muɕ~muʂ	muɕ

粮食	aʃləχ	aɕləχ	aɕləχ	aɕləχ
竹子	qamuʃ	qamuʃ	qamuʃ~qamuʃ	qamuʃ

清水乡、白庄乡、孟达乡大部分保留了[ɕ]的读法,街子乡的固有词中已经吸收了卷舌音[ʃ]的读音。据历史记载,街子乡是撒拉族的发祥地,其他各乡及周边的撒拉族,都是从街子乡迁出去的。街子乡因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很多人都经商或外出打工,与外界的交往密切,所以受汉语的影响比较深。清水乡地理上处于中间地带,且交通便利,语音上比较接近街子乡。白庄乡比较特殊,在地理位置上一部分比较接近清水,而另一部分临近道韩藏族乡,交通比较闭塞,语言中杂糅了一些藏语成分。孟达乡处于群山环绕的河谷地带,与外界交往甚少,通公路也是几十年间的事,所以语言面貌相对比较保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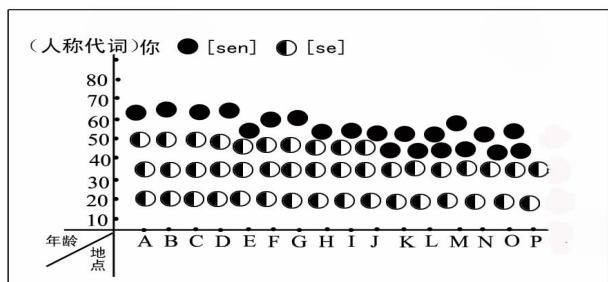


图 2-3 街子乡撒拉语 Glottogram——人称代词“你”

如图 2-3 所示,撒拉语人称代词“你”有两种说法[sen]和[se],老年层是[sen]的读法,到了中青年层已经简化成[se]的读法,辅音尾-n 脱落。而且这种简化形式由中青年层逐步向老年层扩散。脱落、减音这种现象是撒拉语语音简化的重要特征,这种现象在撒拉语中比较普遍。辅音尾[n]、[ŋ]、[l]、[r]的脱落,例词如下:

	街子	清水	白庄	大庄	塔沙坡
鬃毛	jialu	jialuŋ	jialuŋ	jialuŋ	jialuŋ
来	ke	kel	kel	kel	kel
我	me	men	men	men	men
你	se	sen	sen	sen	sen
给	ve	ver	ver	per	per
有	va	var	var	par	par
存在	vo	vol	vol	pol	pol

此外,词首和词中的辅音 j/x 也出现了脱落,例词如下:

j 的脱落:

	街子	清水	白庄	大庄	塔沙坡
湿	oʃiɕi	uɕi	uɕi	uɕi	oɕi

哪个	qajisɿ	qajisɿ	qasɿ	qasɿ	qasɿ
哪里	qata	qatə	qajita	qajita	qajita
我们	jip ^h usər	p ^h user	p ^h isər	p ^h isər	p ^h iser
臭	jisɿken	sɿken	jiskin	sɿken	jisɿken
变湿	oʃiɕilan	uɕilen	uɕilen	uɕilen	uɕilen
石羊	k ^h iχ	k ^h iχ	k ^h jiχ	k ^h iχ	k ^h iχ
根本	maqisɿ	maqisɿ	meisɿ	ezeɣe	ezeɣe

以上各点的例词中街子乡“哪里”[qata]、“石羊”[k^hiχ]词中辅音[j]发生了脱落。其他各个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脱落和简化。

x 的脱落:

	街子	清水	白庄	大庄	塔沙坡
跨跨栏	a ^h la	a ^h la	a ^h lə	aχla	aχla
中	oxtta	ottas	ottas	oxtta	ot ^h tas
馍馍	emex	emex	et ^h mex	exmex	emex
早饭	ettiliux	ettiliux	ettiliux	exteleχ	extelix
明天	ettisɿ	et ^h tisɿ	et ^h tisɿ	extesɿ	et ^h esɿ
后年	etsɿli	esili	etsinə	extesayun	extasayun
多少	nextɕie	netɕie	nextɕie	nextɕie	nextɕie
笤帚	suse	suxse	suxze	su:se	sufse

从各点的比较来看,撒拉语正在朝着不断简化的方向发展。而街子乡的撒拉语的简化速度比其他点要快。

炕 [soɣu] ○ [soku] ● [ok^ha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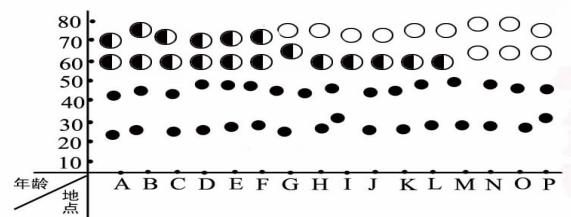


图 2-4 街子乡撒拉语 Glottogram——“炕”

图 2-4“炕”一词的说法存在三种形式:[soɣu]/[soku]/[ok^haŋ]。其中[soɣu]/[soku]是老派的说法,而[ok^haŋ]的说法存在于中青年层,[ok^haŋ]一词是汉语“火炕”的对译。汉语“火”撒拉语是“ot^h”,“炕”直接借用了汉语的读音[k^haŋ]。这是撒拉语吸收汉语借词时采用的音意结合的方式:ot^h (火)+ k^haŋ (炕)→ ok^haŋ 火炕。

[ok^haŋ]的说法逐渐向老年层扩散,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老年人已经逐渐接受了 [ok^haŋ] 的说法,[soɣu]/[soku]的说法已经逐渐退出了撒拉语词汇。调查中还发现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soɣu]/[soku]的含义。

3. 余论

由于受到汉语的深刻影响,撒拉语正处于一种剧烈的变异中,汉语词汇逐渐替换了民族固有词

汇。词汇扩散理论认为,一个变化要经历三个序列:未变、变化中和已变。语言演变事实说明,在词汇扩散的过程中,“未变”、“变化中”、“已变”三类词汇不一定同时具备,但“变化中”的词一般都是具备的。撒拉语词汇正处于“变化中”。汉语词汇进入撒拉语以后,打破了撒拉语的词汇系统,汉语词汇和撒拉语词汇互相交融。据目前调查的结果来看,词语接触的结果为:

①添加新词。汉语词汇进入撒拉语词汇系统后,使撒拉语词汇更加丰富,这类词的数量很多,主要体现在新生事物。如名词性的汉语借词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借词居多。例如:

kotʂo 高桌 | kaltʂian 擀长(擀面杖) | ku 鼓 | kokʰu 蒸笼 | tʰo ɕin 头绳 | tankun 弹弓 | pʰotʂan 炮仗 | jian pʰi 橡皮 | jianxu 洋火(火柴) | jizɿ 胰子(肥皂) | tʰorɒŋlu 熨熨(蒸篦) | taliɛn 搭裤 | tʰan kun 坛罐 | tʰuipo 推刨(刨子) | tʰapu 土布 | tʂi tʰu 锄头 | pantəŋ 板凳。

借自汉语的动词一般是在汉语动词的译音之后加上构成动词的附加成分-la/-lə/-na。如:pələ 保(保证) | pola 簸 | pula 补(补牙) | ɣolla 还(归还) | kʰola 犒(表扬) | tʂʰala 差(欠钱) | tʂiola 救 | zula 做(虐待) | lianlə 量(量尺寸) | salə 擦 | tɛlə 贷(贷款) | ɬulə 原谅 | paŋna 帮助 | faŋna 放(小心)。

撒拉语还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儿尾借词,例如:ɛŋŋər 鞍儿(马鞍) | pʰiɛkur 瓢羹儿(水瓢) | moŋŋər 毛儿(毛袜) | toŋŋər 当儿(押金) | tʰantʰər 坛坛儿(坛子) | lian fur 凉粉儿 | kɛtʂir 戒指儿 | ɣoɣor 盒盒儿(子弹壳) | tʂʰyɣur 这会儿(现在) | tʂuatʂar 爪爪儿(爪子) | zaŋŋər 簪儿(簪子) | zoŋŋər 妆儿(嫁妆) | soŋkur 蒜罐儿(蒜臼) | suntər 损(弄断) | sɛsɛr 褙褙儿(尿布) | jianər 洋儿(新的)。

②完全替换。汉语词汇进入撒拉语词汇系统后,将撒拉语固有词语挤出词语系统,从而促进撒拉语词汇系统的演变。例如汉语的数词系统完全替换了撒拉语中的数词系统,现在撒拉族人已经很少使用撒拉语的数词。

③同义并存。汉语词汇进入撒拉语词汇,和撒拉语词汇并存并用,使用中此消彼长,但基本的趋势是汉语词汇逐渐替代方言词汇。如:

固有词	汉语借词	固有词	汉语借词
炕	soɣu	归还	jiɛntər
彩虹	melike	流淌	tʂʰiɣ
	koŋ		tʰaŋər

淹没 qom mellə 坐 otʰər zoɕze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汉语借词的使用频率要比撒拉语固有词高。汉语借词从青年层逐渐向中老年层扩散。呈现出汉语借词逐步替代固有词的趋势。近年来,汉语中的大量表示新事物、新现象、新思维的词语源源不断地涌进撒拉语,这些词语涉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一般喜欢求新求异的青年人更容易发生词汇替换,用汉语词汇替换撒拉语词汇,汉语词汇渗透,丰富了撒拉语词汇系统,但同时,撒拉语逐渐走向了衰退。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逐步向汉语靠拢。因此,保护和保存撒拉语是很有必要的。

本文运用 Glottogram 的研究方法,分析和讨论了撒拉语的一些语音和词汇变化,这些变化除了语言自身系统的演变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接触引起的语言演变。撒拉语长期处于汉语的包围之中,大量吸收汉语成分,语音、词汇和语法系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Glottogram 能详尽地展示语言接触和变化过程,覆盖老、中、青、少等不同的年龄层,呈现每一个点的新老派差异。可是该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就是在安排调查计划时,调查点的位置必须是线性的。我们一般看到的 Glottogram 调查研究,往往是沿着公路、铁路或是河川的两侧来进行的。循化县撒拉语是沿黄河和公路分布,所以适合运用 Glottogram 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 [1]曹志耘.老枝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2(3).
- [2]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M].商务印书馆 2008.
- [3]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 [4]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M].石汝杰,岩田礼,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5]李仲民. Glottogram在地理语言研究中的一个实例[J].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3).
- [6]毕一之.撒拉族史[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
- [7]项梦冰,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M].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 [8]真田信治. The “Glottogram”: A geolinguistic tool developed in Japan[A]. “世界の言語地理学”国际研讨会论文(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C] 2007.

【责任编辑:张建国】